

新作品

杨峰
孙晓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
第23期(总第40期)

5

给你

冷中的人,你要相信。
有一个人,他虽在别处静静地孤独,他想温暖你。
被挤压的人,在空间之外,有一个人他一边看天空,一边把世界给你。灰尘,或者别的,如果抑郁,想一想葵花,它忘记日子里的黑,专注着光明。

没有去处,我们的躯体是灵魂最好的房子,青砖做墙,红瓦为顶,理想在上。挡住所有的寒霜,暴雨肆虐,我们的血液是自己的温泉。
如果你是世间最无助的人,不要紧,我的目光坚定,不忽视一张脸的疲惫,可以暂时浑浊,我在,愿意放弃一切俗世的快乐,与你高尚,与你知音。

给你,我的同胞。
所有的苦难让风吹走,一起不畏强权,不畏暴力,不需要流血,让纯真的信念永远美好。

给你,全部的美好。

爱情说

——给L

我给了你太多的孤独。
今夜,我用二十八杯酒解释我们最初相遇。

玫瑰或郁金香都代表不了爱情。
酒醉之后,我想把爱情留给我的墓碑。

不要让他醒来,爱人。
他知道你一直很好,他理不屈,但词穷。他以沉默的方式珍惜,斗争和豪迈,他留给万里黑暗。

苍天不如苍生。
一场豪赌,以纯洁和美好作注。
今夜,我赌全人类纯洁,我赌未来的美好,如果输了,我就拒绝醒来。

拔掉我的墓碑,我埋在爱里。离青草像生命中的细节,我听见你的话,如风,情真意切,无休无止。

说爱情,最后的安静和太平。
不吵,他放弃所有的远,在离你最近的地方,醉去。

忧郁

原先说的还只是尘土。
现在,乌云越积越厚。我用豪迈修饰深度的忧郁,兔子和地鼠一同来到田野,一只啃叶,一只咬根。

我不能大声地为田野叹息。
庄稼一望无际,没有任何旗帜飘扬,今年依然丰收。

不允许一根甘蔗长出苦水,不允许麦子垂下头颅。一朵玫瑰却可以带刺,一只铜号可以反复地吹。

气象万千的世界,我原先只说灰尘。
现在,我还看到了乌云。我豪迈地硬汉般行走,因为更加柔软的小草,我忧郁,但不成疾。

我想让自己的男中音在乌云底下缓缓发声:田野的主人,你们在哪里?

谁在啮食麦苗?谁在啃土里的花生?
兔子不行。

一个又一个洞穴,地鼠活跃。

锈水

水都能生锈的时候,环境就不伟大了。

一个又一个的英雄,他们不能溺亡。他们临水,然后离去。择一僻地,他们拥有山江的感动。

锈水早就不再呜咽,泪水不生锈,但它晶莹不了一副又一副坚硬的心肠。

水,怎么了呢?

它走近花,花枯萎;它走近高粱,高粱枯萎;它走近人,人更是枯萎已久。

这小段河流,就是这样地无法成为土地的精神。我提醒自己不极端,不气馁,去想更多的水,别处的水。就是不能删除当今天下,为了最初真正的水而重新活在洪荒的年代。

谁能许个诺言?
一条小河不用请愿,它一定有出路。

历史中大悲大喜的事迹成为我记忆的守望。

从意气风发到平静,占去我三十年的光阴。

史书在我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,我知道,历史不会真正地沉睡。

开窗,让东风吹。

的大山,时光的苍茫就在那山峰之上。

坐着,等待一件事,就让它叫做幸福;坐着,等待另一件事,就让它叫做苦难。

是那道光啊,一瞬间,我竟未能看清万物。

时间是这样出场的,它不能让幸福成为永恒,亦如它面对苦难时的无助。

谁让青藤开花?谁让人们面对灯火却从此有了对光明的惆怅?

长发高地盘起来,走进一次邂逅。

在一个陌生的驿站,似乎从容地看落日跌进长河。

第一次的失之交臂,时间,直到时间真正地成为问题。

天老就天老,地荒就地荒。

给时间找到一个开始,像日出照耀露珠的苏醒;然后,再给时间写上结尾,俨然行人在一处投宿。

假如时间真的可能这样被安排,就再把卑鄙安排在时间之外,时光的念珠被高尚触摸着,一串金色的葡萄在我的园中熠熠发光。

为什么这条路只能一直向前?事情在不断地发生,神不知,鬼也不觉。

好兄弟来了没有?

时间就是一条鞭子,能跑善走的人们在燃烧的晚霞前泪流满面。

太阳,走得比他们更远。

时间,你为什么总是给黑夜的来临创造一个又一个理由?

我看了一种狭窄。

它不容人分辨,它把时间揣在自己的怀里。

时间,在他们的宫殿里翩翩起舞,美人在反弹琵琶,红烛即使流泪也暂时燃出一种温暖。

时间不多了,你们就窒息吧。

谁能是最后的胜利者?

蜷缩在不起眼的角落,时间突然开口说话。

可我真的看不见时间啊,它一直纠缠着我,不离不弃呢。

耳鬓厮磨,好一阵缱绻啊。

我只好联想到最感人的爱情,我看不见你的身影、听不到你的呼吸,可我感觉到了,感觉到了你在好好地爱我。

如果你真的不在了,我要走上数亿年的路程,往回走,走到天地混沌,走到我最初的动物形状,就为了找你;可能,我在向未来走去,走上一万年吧,直走到我们这群人都像鸟一样地飞翔在天空,就为了找你。

你没有形状,你爱我;只是为了同样地去和所有的人在一起。

是谁自作聪明,定义了时间的不可转身?

不可转身,我怎么能欣赏它的回眸一笑?

向前,向前,如一场宿命!

时间是高地的风,吹着吹着就把我们众人吹得慈祥了。

太空旷了,再多的事都允许发生;太久远了,再大的幸福也会淡下来;太神秘了,所有的苦难都会痊愈。

天亮了。

云里雾里的问题就不去想了。

下面的时间,太阳将要升起。

我沐浴更衣,神情庄重:是时候了,光明将在时间之上……

给你,全部的美好

□周庆荣

有理想的人

天空漂浮的不再是硝烟。

没有硝烟的日子,已经很久了。阻碍我们视线最多的只是未被湿润的尘土,或者是生活中不再纯净的寻常事物。

虽然,依旧有人在行走中劳顿;虽然,工作和学习仍是我们使用最多的词汇。

早上升起的太阳,温暖着幸福的人们,也温暖着更多正在等待幸福的人。

我在旅行的路上,看到一支快乐的羊群,它们吃着春天里青嫩青嫩的草,它们给土地留下了开放的花朵,它们咩咩地叫着,然后悠然地走上前方的山坡。

它们的高度,是发现了另一片草场。我走远的时候,听到牧羊人的鞭声,还有他信天游般的歌声。

一圈木栅栏,是它们安静的家园?

不想做英雄已经好久了。

今夜,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。

吹去浮尘,世界就纯净了;

吹去阴霾,人间就光明了;

吹去噪音,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;当然,还要吹去麻木,我的亲人们充满智慧,他们本来应该是清醒着的明白人。

东风再次,如歌如曲,响在耳畔的旋律便是久违了的理想之歌。

开窗,让东风吹。

今夜,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了.....

时间

是的,时间又出现了,时间现在成了主宰。

——波德莱尔《双重屋》

比如我无端地喜悦,想从头到尾。这是何等的美妙啊,我没有任何前提地坐在水池边的石凳上。

石头的冷,我想到北方望不到尽头

了。

我看了一种狭窄。

它不容人分辨,它把时间揣在自己的怀里。

故乡的村庄

□李星华

缓慢

终于找到一个词语来说我的故乡,一个城南30里路的村庄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
跟不上一句话。

你说什么,它都顾自在那。天晴了,天阴了,下大雾了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是一头老黑牛的胃,从没有停止过咀嚼。

对每一根稻草都足够的感恩和尊重,富足就在它蠕动的嘴角反刍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
还没有人能够死去。

冬 金民杰(朝鲜)作

团圆湖 莫吉题

水走得很慢。

我们也走得很慢。

仿佛只有时间,在我们和水之间疾驰。

时值深秋,朋友从北方来,说要去看水。水,从四

面八方走来,汇聚成湖湘大地上鼎鼎有名的洞庭湖。

我们的行程满满当当。从慈氏塔、街河口出发,

沿着水岸线,跨桥往西,深入湖的腹地。我们驻留一个叫

六门闸的地方,品尝尝在秋光下的湖鱼,看一匡姓家

人在采桑湖逐鱼捕捞;我们乘快艇到湖中心一淤积的无名岛,看黑壮的工人磨砺刀锋割倒一茬茬麻黄色的芦苇,看鱼贩子和满脸皱纹的渔民言语不多地讨价还价。很多时候,我们选择一处中意的地方,坐视水流不停变幻着姿势,从远方流向更远的远方。

朋友虽久居北方,却谙熟南方的地理及风光。他大谈这湖过去的辉煌,湖的盛产湖的传说湖的环境还有湖面积的萎缩。而我枉会背几句写湖的诗,李白的“洞庭西望楚江分,水尽南天不见云”,元稹的“驾浪沉西日,空吞接曙河”,张孝祥的“扣舷独啸,不知今夕何夕”。都是我所钟情与陶醉的。

一湖水,给了这城市灵性、厚重、声名,也给了这城市刁难、悲痛、漂泊。我在这里生活近二十年了,而往往就是经年累月守在你身边的事物,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这种忽视像落入水中的砂石,不是外在力量的介入,就永远保持一种沉寂的姿态。

七八年前,城市滨水的岸线建起了风光旖旎的沿湖风光带。每天都有休闲的人、散步的人、看湖的人层出不穷地光顾这里。他们共同目睹过圆鼓鼓的太阳,从远处湖洲的芦苇丛中,纠结着朦胧的雾气,浮上来,或沉下去。斑驳的云影,褐黄的苇穗,随着习习的风,遥遥地与没有边际的水光呼应,注视着水的行走,人

水的行走翻开尘封的史册,原为古云梦泽一部分(春秋时,梦在楚方言中为“湖泽”之意)的洞庭湖,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记载中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》作注指出,湘、资、沅、澧,“凡此四水,同注洞庭,北会大江”,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中描绘,“巴陵南有青草湖,周回数百里,日月出没其中”,青草就是当时洞庭湖的通称。可这些历史的文字中,谁也没道出湖的生命几时诞生。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

大地运动造就了它,历史传说解密了它。刘海戏金蟾、东方朔盗饮仙酒、舜帝二妃万里寻夫的民间传说都源于此。湖区广为流传的是,农历二月二日,龙王为下嫁湖区恶毒财主家的三公主所遭历的不幸报仇。巨人安泰在传说中,只要他的身体不离开土地,也就是他的母亲地神盖娅,就会汲取无穷的力量,无往而不胜。每一个母亲都是庇佑我们的地神啊,是的,她永远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。每一个母亲又都是自己孩子的观音,滴水净瓶柳枝一点,点点滴滴便是爱的佛光普照,母爱便是这永恒和温暖。我们所有的膜拜和敬虔先要献给的,应该是自己的母亲。

有点惭愧,这领悟有点迟。或者无论怎样孝敬母亲,都永远报答不了偿还不清母亲的深恩。永远也不及母亲所给予孩子的。如果还有下辈子,那么让您做我的女儿,让我做您的观音,可以吗?今生今世,我能做的,就是认真真地生活,健康快乐地生活,惟让您安心放心地晚年,才是我最大的孝敬。

忽然想起,母亲的生日怎么那么巧,和观音娘娘是一天呢。

水的行走

□沈念

雪恨。“龙抬头”,地裂天崩,方圆八百里陷落积水成湖。当地百姓把二月二日定为龙的纪念日,也把这一

天当成了洞庭湖形成纪念日。

湖没有源头,又有源头。远眺这个以马蹄形盆地出现的湖泊,但见湘湖儿女的母亲河湘江滔滔北去,万里长江滚滚东逝,湖湘大地上众多有名无名的河流奔腾此地。没有哪一座湖泊具有它这般的包容。她就像覆盖源头支流的树冠,翠葱茏茂,茂盛蓬勃。

汨罗江是湖的源头支流之一。和朋友谈起曾逐水而沉的屈原,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行吟诗人,笔下洞庭那么神奇。湘君和湘夫人这一对美貌的恋爱之神,乘轻快如飞的桂舟,在娓娓动听的箫声中,飘曳于秋风袅袅的洞庭秋波之上。再回溯时光深处,李白、杜甫、韩愈……那些伟大诗人的脚步、诗情,曾经跟着水流一起行走、涌动。慈氏塔、岳阳楼、怀甫亭、仙梅亭、吕仙祠……这些见证历史的建筑,至今还依湖而望,以建筑的语言续写着湖的人生,铸造着湘湖大地地域文化的符号与标志。

水的行走书写无声的言说。有水的地方就有岸,水流过,岸依旧。我们的车在堤岸上奔跑。平坦的湖面下,游动的鱼群,漂摇的水草,淤积的沙石。某一处风平浪静的湖面,船泊烟生,或尖头窄肚,或围拱成室的船聚首一起,铺盖成环,俨然水上“村寨”。风从船舷的空隙处荡起一声粗犷的啸声,湖湾远处苇叶间飞掠过不甘寂寞的鸟,多为白色与黑色,清瘦的身影在湖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浪痕。

岸上的渔民多数在这季节会晾晒在水中浸泡太久的渔网,聊聊天生活的闲言碎语。偶尔天光晴好,兴致一动的人会划一条狭长的小舟,赶一群慵懒的、把尖嘴埋进羽毛从中梳掠的鱼鹰,在湖湾的开阔水域与鱼群嬉戏。鱼鹰的学名叫鸬鹚,它长着宽阔的双翼,棕黑色羽毛层层叠叠,逮住猎物飞离水面伸展翼翅的刹那,鲜亮的羽毛透射出金属般的光泽。遇到的匡姓人家来自以水乡著称的江苏,四代人都赶过不同的鱼塘,以水为生。匡家祖上顺水而下,鱼鹰瞬息间从水美